

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哲社重点项目

韩柳欧苏与“气”论绎

管仁福 著

研究出版社



管仁福，（1955—），山东胶南人。1982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國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中文系教师、系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曾在《北方论丛》、《南京大学学报》、《红楼梦学刊》、《学海》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参与主编《新编大学语文》和《读书与修身——中外社科名著导读》等书。后一部书曾获第五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一等奖。

责任编辑：之 眉

责任校对：辛 磐

封面设计：任 春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气”之识见	4
第一节 “气盛言宜”	4
第二节 “厯昧革化,惟元气存”	14
第三节 “其贵乎万物者,亦精气也”	24
第四节 “一气混沦生复生,有形有心即有情”	34
第二章 为人之气	47
第一节 “壮气起胸中”	47
第二节 “挺身立气,不改其守”	68
第三节 “豪横当年气吐虹”	101
第四节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139
第三章 为文之气	163
第一节 “为文有气力”	163
第二节 “温风不烁,清气自至”	172
第三节 “和气浹人神”	195
第四节 “豪气一洗儒生酸”	208
第四章 “气”之蓄积	227
第一节 “本深而末茂”	227
第二节 “固其本,养其正”	235
第三节 “惟当养其根,自然烨其华”	248
第四节 “腹有诗书气自华”	256
余 论	264
主要参考书目	267
后 记	275

引 言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作为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和杰出代表，他们以丰硕的理论成果和辉煌的创作实绩，为唐宋文学，乃至唐宋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尽管他们各有自己的创作风格，但他们弘扬道义，直面现实关注人生的人文情怀，以及秉承“浩然之气”的人格风范和“文以明道”的创作理念，铸就了他们文学共同的文化品格和鲜明的美学特征，即气盛言宜，文气蓬勃。

“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元语词，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元精神之一。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以“气”构成的语词，像云气、元气、精气、浩然之气、志气、骨气、意气、神气、辞气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语词的文化蕴含非常深厚广博，丰富多彩。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中，这些语词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一气贯注，源远流长。就像人的生命离不开“气”一样，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都与“气”息息相关，神脉相联。他们或以文论气，或以文行气；或以气观民察世，或以气品人衡文。在对气的关注思考和阐发弘扬中，表露了他们关怀宇宙、社会、人生的博大情怀和俯仰天地、洞察社会人生的不懈探索 and 追求。正因为此，有的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

讲,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气的文化’”,^①“不了解气论,就很难深刻把握华夏美学的精粹要义之所在。”^②

自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③的命题以后,以气论文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之一。但文气的内涵具体所指是什么,历来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依据曹丕的阐释,认为文气是指作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先天气质与创作个性;有的依据刘勰的论述,认为文气是指作者的志气、才气和行文的气势等等。台湾学者朱荣智先生在其《文气论研究》一书中谈了他的见解,他说:“文气的涵义,不能只指行文的气势,气势一词,不足代表文气。文气应该包括作品的辞气和作者的才气,作品的辞气,指作品的气势和情韵;作者的才气,包括作者的性情和才学。因为文气,一方面是指作者的性情,透过文字的表达,所显现出来的艺术形貌,一方面也是指作品所能反映出来的作者生命形相。”^④朱先生对文气内涵的阐释,比之只持一端的眼光来说,已相当深入全面了。但如从“其文如其为人”,^⑤的观点而论,文气还应有更丰富的内涵。钱钟书先生曾说:“在我们的文评里,文跟人无分彼此,混同一气,达到《庄子·齐物论》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美,则与彼无异’的境界。……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融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

①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② 韩林德:《境生象外》,第153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③ 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④ 朱荣智:《文气论研究》,学生书局,1986年版。

⑤ 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42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本书所引苏轼文,均出于此书,恕不一一注出。

辩证法。”^①“文如其人”，既是“道德文章”的创作理念，也是“文者，气之所形”^②的审美依据。因此，文气不仅“包括作品的辞气和作者的才气”，还应包括作者由“壮气”、“英气”、“和气”、“逸气”等诸多之“气”组合而成的人格之气。故而对古代文学家文气的理解和阐释就不仅应从文学与美学方面进行审视，还应从“气”文化的视角立体观照，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其特有的丰富蕴涵和内在真谛。

在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作品中，“气”和以“气”构成的语词频频出现，可以说这些有关气的语词是他们表情达意的关键词。因此，本书从“气”文化的视角，循着“气”之识见、为人之气、为文之气和“气”之蓄积的解读路径，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及散文文本进行整体观照和多维论衡，以此探究其丰富的文化蕴涵、作家的人格魅力、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以及它们形成的深层原因，以期在新的阐释中，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研究有新的推进，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① 钱钟书：《钱钟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381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以下所引苏辙文，均见于此书。

第一章 “气”之识见

第一节 “气盛言宜”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对“气”的文化蕴涵并没有专门的理论著作进行阐释,而多是在具体的多种体裁、不同内容的作品中予以阐释和表述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气”是一个频频出现的关键词。从他们所写“气”的内涵看,大体可分为自然物质之气、生命生理之气和人文精神之气三个维面。在韩愈的诗文中,不管是论世评人,还是衡文品辞多与“气”相关联,在这些诸多与“气”相关的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气”这一中国古代文化元精神的认识与思考,以及由此折射出他的思想底蕴、人生志向、人格崇尚和对文学艺术的美学追求。

就所写的自然物质之气来看,韩愈在文中写到了云气、春气、暑气、秋气、寒气、水气、海气等自然气象,其所写多是他面向自然时,“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①将所见自然景观摄入文中,主要描述自然客体的物质状态;有时也以此表现他身处特定环境的独特感受,如“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洄船。潮阳未到吾能说,

^①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卷十,四部丛刊本。

海气昏昏水拍天。”(《题临洺寺》)^①这是韩愈被贬至潮州途中写下的一首小诗,诗中写到的“海气昏昏”就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景象的描述,而是蕴含了韩愈被贬的忧伤和对前景的忧虑。韩愈在文中还多次用到“气象”一词,如“雷威固已加,颺势仍相借。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县斋有怀》)“气象”主要表现大气自然物象,这是它的常用义。但韩愈在文中还赋予“气象”一词以人文的内涵,“几欲犯严出荐口,气象砭兀未可攀。”(《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以“气象”形容人的神气形态;“建安能者七,卓犖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荐士》)用“气象”一词表述文学的总体风貌。这不仅延展了“气象”一词的内涵所指,也为后人用“气象”一词论诗、论文开了先河,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汉、魏古诗,气象浑沌,难以句摘。……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②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贾生、陆宣公之文,气象固有辨矣。”“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③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写到了生命生理之气,这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关怀,另一方面他们也往往赋予生命生理之气以新的人文内涵。生命生理之气源于自然的物质之气,但对此气的认识和表述是我们先民在

^① 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本书所引韩愈文均出自此书,恕不一一注出。

^② 严羽:《沧浪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第695、69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刘熙载:《艺概》,第20、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所引刘熙载文,均见于此书。

亲和自然、物我合一观念影响下自我观照的结果,所以生命生理之气既有自然之气的物质属性,又有人文之气的精神属性。我们先民在认识了生命生理之气的基础上衍化出了诸多的人文精神之气。可以说生命生理之气是“气”的自然物质属性向人文精神属性引申的重要中介,正如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所言:“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诗文亦然。”^①因此,审视他们有关生命生理之气的叙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所崇尚展现的人文精神之气。

有关生命生理之气,韩愈在作品中写到的并不多,主要写到了“血气”、“神气”“气力”等气,如“马之与人,情性殊异,至于筋骸之相束,血气之相持,安佚则适,劳顿则疲者同也。”(《上张仆射第二书》)“人皆谓童子耳目明达,神气以灵。”(《赠张童子序》)“若有德及气力尚壮,则君优而留之,不必年过七十尽许致事也。”(《论孔戣致仕状》)“君少气高,为文有气力,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引文中所见“血气”、“神气”两词基本沿承了常用之义,没有新的发明,倒是用“气力”一词论文,赋予了语词以人文审美的内涵。虽说刘勰曾将“文辞气力”并提,认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②但刘勰侧重创作,韩愈则侧重欣赏,而且与“气高”、“务出于奇”前后对应,强调了“气力”的审美质素,表现了他为文欣赏的美学追求。

在韩愈所写到的诸多的“气”中,其人文精神之气最为丰富。对此又可从哲学、道德人格、文学艺术等层面进行审视。

对“气”的哲学认识,在韩愈的诗文中也有表述,如“十月阴气

①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②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

盛，北风无时休。”（《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杏花》）“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气叙行，万汇顺成。”（《祭董相公文》）气有阴阳、五气之说，这在韩愈之前的文献中都已述及，如《庄子·庚桑楚》篇云：“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①《鶡冠子》云：“五气失端，四时不成。”^②韩愈对“气”的哲学认识主要沿承了前人的旧说，并无深入的探讨，这方面柳宗元的思考要比他深入得多。

韩愈对道德人格之气的思考和表述比较集中而有新意。他在表述其社会理想时，使用了“仁气”与“和气”这样两个语词，他在《远游联句》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德风变谗巧，仁气销戈矛。”“德风”与“仁气”互文见义，表现了对现实的忧患和对儒家思想醇化社会风气的向往。“生恩既及于四海，和气遂充于八紘。”（《贺赦表》）虽是赞颂之辞，但天下和平的气象毕竟是广大人民和正直的知识分子所企盼的。另外，“和气”作为一种思想道德人格之气，更是韩愈极为欣赏的，这在下文还要述及。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赠族侄》）这“壮气”就是韩愈“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县斋有怀》）的雄心壮志所激荡起的雄壮之气，也是所崇尚的“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③韩愈的“壮气”与孟子的“浩然之气”一脉相承，并贯注其一

① 庄周：《庄子·则阳》，王先谦集解《庄子集解》，第174页，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② 陆佃：《鶡冠子·度万第八》，卷中，四部丛刊本。

③ 孟子：《孟子·公孙丑》，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第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所引《孟子》文，均见于此书。

生的事业文章,成为他生命交响曲的最强音。在韩愈关于“气”的表述中,与“壮气”相谐的还有“狂气”、“劲气”、“锐气”、“勇气”、“胆气”等,如“云夫吾兄有狂气,嗜好与俗殊酸咸。”(《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故其文章言语与事相侔,惮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文字锐气在,辉辉见旌麾。”(《寄崔二十六立之》)“公心有勇气,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没,不自求腾轩。”(《送进士刘师服东归》)“自笑平生夸胆气,不离文字鬓毛新。”(《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在这“壮气”、“狂气”、“劲气”、“锐气”、“勇气”、“胆气”的交响中,表现了韩愈对阳刚之美的欣赏和追求。与之相应,他在《太原王公墓志铭》中称赞王仲舒“所为文章,无世俗气,其所树立,殆不可学。”“气锐而坚,又刚以严,哲人之常”;他嘉许向他请教的窦秀才“年少才俊,辞雅而气锐”;(《答窦秀才书》)他在《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中称美薛公达“君少气高,为文有气力,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上述引文中“气锐”,即指勇于进取的锐气;“气高”,即为刚健高远的志气。为文“无世俗气”、“辞雅”需要“气锐”;“为文有气力”,以奇超俗,离不开“气高”。这里韩愈将人格之气与为文之气打通,在评人中阐释了为文的真谛,从中也显示了韩愈为人为文的锐意进取、超常拔俗、不甘平庸的个性特征。

韩愈“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尚奇超俗是他一生为人为文的追求,这一点他和著名诗人孟郊可以说是同声相求,同气相应。孟郊一生“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韩愈一见为忘形交”。^① 韩愈对孟郊很欣赏,他在《与孟东

^① 辛文房:《唐才子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野书》中满怀深情地写到：“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无违，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孟郊去世后，韩愈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称赞他“内外完好，色夷气清，可畏而亲。”“气清”是孟郊最突出的人格特征。“气清”源于心清，“气清”与“浊世”相对，鲜明表现了孟郊超凡脱俗的一面，韩愈正是在赞美中表现了他的心仪和向往。

还应指出的是，韩愈虽欣赏气的阳刚之美，但他也欣赏气的中和之美，这在他的人格修养方面显得尤其突出。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就是讲具备仁义道德之人，他的言语就表现出温良和气的样子。韩愈“颇能诱厉后进”，^①他在推荐提携后生韦群玉时，就赞美“其为人贤而有材，志刚而气和，乐于荐贤为善。”（《与祠部陆员外书》）他在《答尉迟生书》中也曾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气和”就心态而言是心平气和，就言语而讲是语气温和。这与韩愈为人行文一贯欣赏的“壮气”、“狂气”、“劲气”、“锐气”等所呈现的态势和力度都有所不同。这其中原因固然是由于韩愈作为大家，对丰富多彩的美的气质有着广泛欣赏的兴趣，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他身上确实具有诸多独特的气质，尽管这些独特的气质在为人行文时所呈现的形态与力度方面有着相似与相异的情况，但内在的美是一致的。当然，在韩愈身上能具有诸多独特的气质也有着诸多的原因，这将在下文进行探讨。

在韩愈诸多“气”的表述中，有关文学艺术之气的“养气”说是

^① 刘昉等：《旧唐书·韩愈传》，第419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以下所《旧唐书》文，均见于此书。

最富有创见性的。早在韩愈之前,庄子、孟子、刘勰等人都曾提出“养气”说,韩愈主要继承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将孟子善养的“浩然之气”,即道德人格之气与为文之气融合为一,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说。这在他的《答李翱书》中有精辟的阐释。这篇文章写于贞元十七年(801),时后生李翱向韩愈请教为文之道,韩愈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写下了这篇“尤为深造自得之言”^①的力作。这篇文章并没有谈具体的写作技巧,而是从更高的层次阐释了养气为文的态度、根基、途径、方法、境界、目的等问题。

文章首先提出了端正态度,为文先要为人的问题。韩愈教导李翱为文要像古代立言者那样,不能急功近利,即“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确认为文的根本是为人,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明白“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的道理。韩愈的观点显然是受了孔子“有德者,必有言”^②思想的影响。韩愈一生信奉儒家思想,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做“仁义之人”,明儒家之道,这是他一生为人为文之根基和鹄的。所以韩愈对李翱传授为文之道,先强调为人之道,这恰恰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其次,韩愈结合自己修养与创作经历,分三个阶段讲述了他养气为文“二十余年”的心得体会。第一阶段是他学习、立志、沉思、练笔的阶段:“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

①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第2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论语·宪问》,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1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所引《论语》文,均见于此书。

也。”学习是有选择的，即要学习“三代两汉之文章”。韩愈认为从晋到隋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文是日益衰落的时期，这在他的《荐士》中就表述了他的看法：“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批评是尖刻的，也是一针见血的。虽说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晋宋至隋的文坛“气象日凋耗”的总体评价还是得到了后人广泛的认同。韩愈主张学习“三代两汉之书”是基于他的实践与思考之后的理性认识。“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是讲立志要向圣人看齐，这是一个很高远的志向。韩愈就是向孔孟学习，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的。在第一阶段，学习修养需以认真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要“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进学解》）练笔要得于心应于手，“词必己出”，务去陈言。这是一个艰难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还要有一种独立不移的精神，不怕世俗的非难和嘲笑。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努力多年的基础上，渐入佳境的阶段：“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在这一阶段增强了古文的辨识能力，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功夫，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当心有所得要用手写出来时，就超越了第一阶段的苦涩与艰难，进入了文思泉涌，随手而出的境界。由于文章写作一开始就要“无诱于势利”，不与世俗为伍，所以对于世俗的评价反倒坦然地当作一个反面的参照。世俗的嘲笑倒是可喜的，赞誉倒是可忧虑的了。这是一个超常拔俗，居高临下者的气度与胸怀。惟有超尘之上，“能自树立”之人，才能俯视世俗，不为世俗的好恶所左右。但这一阶段的文章之所以还能受到世俗的赞誉，是因为文中还有世俗人喜欢的文辞，即“陈言”没有去尽。

韩愈养气为文的第三阶段是在第二阶段文思泉涌,随手而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多年,达到了文思充沛奔放,左右逢源的境地:“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既然在第二阶段写作的文中还有被时人欣赏的“陈言”,那么在这一阶段就特别注意检视剔除那些驳杂不醇正의思想和“陈言”,以求在思想道德和文辞表达等方面达到“皆醇”的境界,然后为文才能恣意纵放,尽情挥洒。在第三阶段虽说已达到了一种“皆醇”、纵放自如的境界,但要保持这种境界,必须以儒家仁义의思想和《诗》、《书》等儒家经典不断地加强修养,使自己行走正途,养护源泉,而且要终生不懈,死而后已。韩愈在文中强调要以儒家的思想和经典加强修养,而且要求达到“皆醇”的境界。联系文章下面所述,“皆醇”也可用“气醇”来代称,因为韩愈所讲之气是指作者通过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艺术修养所形成的综合素质,是在为人、为文等方面的外在呈现。“气醇”是韩愈为人为文追求的最高境界。“醇”即醇正、醇化之意。韩愈常用“醇”来臧否人物,如他在《欧阳生哀辞》中称赞欧阳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貌嶷嶷然。”他欣赏后生尉迟汾“心醇而气和”,他仰慕孟子儒学修养所达到“醇乎醇”的境界。“气醇”、“心醇”、思想“醇”都是依儒家“圣人之志”加强修养的结果。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讲到的“皆醇”是理解他思想和文气说的一个关键词,应深入体会其妙处。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的“气盛言宜”说是他论气最富创见之处:“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盛”在这里不是

人们常说的“年少气盛”，好感情用事之意，而是有着独特的美学内涵。结合韩愈在文中的论述，“气盛”应是指作家在深厚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为文的综合素质，即一种浩然正大、充沛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一种“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语言驾驭能力的完美结合。虽说孟子也曾讲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但孟子所讲的“知言”“养气”主要是着眼于道德人格之气的培养。韩愈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道德人格之气与艺术表现的行文之气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气盛言宜”说。这不仅丰富了曹丕提出的文气说，也发展了刘勰“玄神宜宝，素气资养”^①的“养气”说，对后世论文气者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这也是韩愈对中国古代文气论的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韩愈还在文章的最后强调了养气为文的目的：君子“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君子通过修身养气，就要形成像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②那样的独立人格，为文用舍皆宜，并能立言不朽。结尾表明目的，与文章起始的“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相呼应，整篇文章“虹光四射”^③神完气足。

这篇文章由于是韩愈现身说法，且精当深刻，受到了后人高度的重视，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宋人吕本中评：“韩退之《答李翱书》，……最见为文养气之妙。”^④《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五云：“好学深思，读书养气，昌黎一生养气得力略尽此篇。”^⑤清人浦起龙有

① 刘勰：《文心雕龙·养气》。

② 《孟子·滕文公》。

③ 林纾：《韩柳文·韩文研究法》，《韩柳文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

④ 王正德：《余师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